

階梯

藍曉彤 中四勤

階梯是什麼？透過階梯我們可以一步一步登上高處，在其中的人處於各種階級，他們生來就被安放在這條無窮無盡的階梯上，起點並不一致，在人生開始的一刻，這場較量便一發不可收拾。

在城市盡頭，沒有繁華的街市，沒有閃亮的霓虹；在城市的盡頭，有破舊的棚戶區，有飽經風霜的生命；在城市的盡頭，有這樣的一群人。

那時候住在一幢舊式住宅，位在市中心的盡頭，那天不知怎的，我走在回家的樓梯，我踏上台階，一步又一步，整個梯間都迴盪著腳步聲，只要我不停地向上走，一級級樓梯就沒有盡頭，在我向上走的腳下，它們也在向上生長。

終於，我到達了，就在開門之際，樓道壁的燈在閃爍，我緩緩回頭，聽見樓下的住戶在開口的聲音，昏暗的梯間有了些暖光，我靜悄悄地走下去，趴在那戶人家對開的樓梯扶手位，偷偷探頭出去，便看見裡面殘舊的房間，一個老人家一跛一跛地拎着一碗粥，手抖得厲害，忽然哐當一聲，那碗粥連匙子都倒在地上。老人正愁眉時，我便跑了過去，說：「我幫您掃走這灘東西吧，您老人家先坐下歇歇。」那老人雖然對於我這個不速之客感到錯愕，但也礙於身體不便，點頭接受。

我從老人手中接過了一把掃帚，便開始一邊清潔，一邊跟她閒聊，得知她原來已經在這獨居五十多年了，年輕時是工廠女工。她現在身體不便，可說話依然清晰，她說：「你們這些年輕伙子別看我現在這副老骨頭走不動又不利索，當年我可是廠里最能幹的女工，我沒有機會讀書，早早輟學，養家糊口，原本一切都那麼美好，以為賺夠錢晚年無憂.....」她嘆了口氣：「直至有一日，工廠意外發生爆炸，我兒子放在廠裡讓工友看顧，我外出買菜了，當我回到那時，整個工廠都成黑炭了。我就這樣失去了工作也失去摯愛.....」我心有疑惑，就追問：「那這種情形不是會有賠償金嗎？你們公司不會幫你們？」「你以為那些財團真安那好心？工廠爆炸被定性為意外，公司因此也成為

了受害者，更不會理會我們這低層工人，這個社會需要窮人替富人做事.....」老人苦笑道。

我沉默半晌，環視這間破房子，搖搖欲墜的風扇，鏽漬斑斑的窗框，衣衫襤褸的老人，一切彷彿已伴這半世紀而過，她的年華都交付給階梯上層的人。

後來，見天色已晚，我就與老人道別了。

可事情還未落下帷幕，還一直上演著。我站在階梯門口，想起老人渾身傷痛的不堪入目，讓我明白要努力勇敢地生存下去，而不是所謂的退縮.....耳邊是呼呼的風聲，耳畔是父母的嘮叨，讓我奮力拼搏，積極向上.....

在這個世界在階梯上走一步，後退多少步，都是要付出代價的，無論是擁有還是錯過，迷失還是放棄，都是用我們年輕執着的心靈甚至是傷害換來的。我們蛻去的是無知和幼稚，收穫的便是成熟和理智。每一個微笑都是頑強拼搏的寫照。

世界的階梯是一幢摩天大樓，它猶如巨大的礦石碑，矗立在繁華的都市之中，與市郊的大廈遙遙相望。身於低處的居民拼命想過上更好的生活，但終究被困在這城市與鄉村的靈薄獄之間。

詩人莎士比亞曾說：「微賤往往是初期野心的階梯，憑藉著它一步步爬上了高處；當他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級之後，他便不再回顧那梯子；他的眼睛光彩奪目地仰望雲霄，瞧不起他從前所恃為憑藉的底下的階梯。」階梯上還存在着階級制度，極小的人掌管極多的人，像是一種獎勵制度，壁壘分明，讓人有動力往上爬。位置越高，獎勵越多，威脅越少，頂點的人掌握權力。於是，我們有動機努力工作，為團體付出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在階級制度中往上爬，收割辛苦耕耘後的成果，例如加薪、更響亮的職稱、更大的辦公室、更近的停車位。

這是一座後巴別塔，人被自己的冷漠圍困，亦被無法達成的希望所毀滅。靈魂在金錢和欲望的一路猛進中高速墮落。

正如奴隸制度和種姓制度的受害者皆處於階梯底層，「在階級社會中，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

地位中生活，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。」毛澤東說。就算是 1776 年的《美國獨立宣言》，儘管把「人人生而平等」喊得震天價響，其實還是把人分成了上下等級。獨立宣言區分了男女，男性從中得利，但女性卻被剝奪了同樣的權利。獨立宣言也區分了白人、黑人和印地安人，讓白人享有自由民主，卻認為黑人和印地安人是比較劣等的人類，不該享有平等的權利，這以上皆顯示人是生而不平等的，劃分了各色人等，或許是說階梯只是提供了一個通天大廈，落地那一下賦予的身份地位不平等，到了離開世界的一天才真正的平等了吧。

苦悶，我也不想逗留在梯間太久就決定返家休息了，離開門口時回頭看這舊樓梯，暗暗心想着既然階梯仍在，我便要堅持走到盡頭，不論高處或低處都是通向同一結果，定命會來到，我為什麼要選擇躺平呢？

進屋後，窗外下起小雨，遮陽板細碎的響聲，愈發襯托出夜的寧靜。對街燈火幾許，昏黃的燈光在寒夜中有幾分暖意，朦朧地閃著光影。伸手去觸碰那絲絲涼意。如乾裂的土地渴望甘霖般，我渴望知道它存在的合理性，期待著階級鬥爭消失的一天，等待一場突如其來的雨的洗禮，重現心靈的清澈。